

柏楊版資治通鑑

64
紀元896~901年

大黑暗

武安兵變·殺劉建鋒
韓建屠殺「十六宅」親王
朱全忠陷天平
唐政變·囚李曄
朱全忠圍鳳翔



柏楊版／資治通鑑 第六十四冊

大黑暗

二版校正

柏楊版／資治通鑑

第六十四冊 大黑暗

7 通鑑圖粹

張香華輯

柏楊版／資治通鑑

司馬光編著
柏楊譯

15 讀通鑑二題

牧惠

25 ●前言

九世紀九〇年代

●武安兵變

武安戰區司令官劉建鋒，出身貧窮，自從當上司令官，自得意滿，不管公事，每日飲酒作樂，劉建鋒私通衛士陳贍的妻子，陳贍兵變，用帶鍊的鐵錘擊殺劉建鋒。

●李茂貞攻長安

八九六年，李茂貞攻長安，韓建遠迎李曄至華州，準備中興大業，李茂貞進入長安，下令縱火，長安皇宮寶殿，以及街道房舍，全成灰燼。

●韓建屠殺「十六宅」親王

123

十世紀〇〇年代

●唐政府政變

唐昭宗李曄自華州回京後，鬱鬱寡歡，縱酒消愁，喜怒無常，人人自危。九〇〇年，李曄在城北御苑打獵，夜晚，喝得酩酊大醉，凶性大發，砍死數名宦官宮女。宦官發難，將李曄囚禁少陽院，立太子李裕為帝。

●李曄復位

九〇一年，左神策軍指揮官孫德昭起兵，誅殺政變宦官，迎李曄復位。

●朱全忠圍鳳翔

李曄復位，用宦官韓全誨、張彥弘當左右神策軍中尉。宰相崔胤欲盡誅宦官，

●保義兵變

保義戰區司令官王珙，性情猜忌，連他的妻子兒女，和最親信的官員，都不能保證不受誅殺，人心恐慌，於是激起兵變，被部屬斬首。

韓建恐怕親王掌權，遂誣以謀反，與宦官劉季述偽造詔書，出動武裝部隊包圍十六宅，各親王突然驚醒，披頭散髮，有的爬到牆頭，有的爬到屋頂，高聲哀號，韓建押解十一位親王，驅往石堤谷，誅殺。

●朱全忠陷天平

八九七年，朱全忠部將龐師古、葛從周，聯軍攻擊鄆州，司令官朱瑄守軍既少，糧食又已吃完，遂不再出戰，只將水注滿護城河，龐師古等暗中破壞河堤，使溝水外洩，在夜色掩護下攻城，朱瑄得到消息，棄城逃亡，為田野農夫所擒，呈獻葛從周。

●王建陷東川

八九七年，西川戰區司令官王建，圍攻東川，東川司令官顧彥暉舉行宴會，集合全家男女老幼以及義子們飲酒，飲到半醉，顧彥暉命義子顧瑤動手，顧瑤先殺顧彥暉和參與宴會的顧姓家人，然後自殺。王建遂進入梓州。

密與朱全忠結，宦官亦密與李茂貞結，崔胤致書朱全忠，稱受密詔，請出兵迎李晔赴洛陽，朱全忠得書，即於大梁起兵西上，宦官大為恐懼，劫持李晔奔鳳翔，朱全忠遂入潼關，包圍鳳翔。

185 參考資料

唐王朝節度使(下)

267 通鑑廣場

柏楊主持

從莊助嚴助看文字馬屁功〈高承暉〉
王宗誠之死〈劉綠瑛〉

我們用的是示意圖〈朱效祖〉

弘曆是第幾任〈陳俊雄〉

武城縣的來龍去脈〈齊蔭棟〉

「刮席」應是「割席」〈遠炳宏〉

六十九項商榷〈黃奕龍〉

吉隆坡代理商〈張庚麟〉

■封面繪圖／陳秋松

柏楊版資治通鑑(6)

大黑暗

原 著 / 司馬光

譯 者 / 柏楊

發行人 / 王榮文

出版者 /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汀州路三段184號七樓之五

郵撥 / 0189456-1 電話 / (02)365-3707 傳真 / (02)365-8989

台灣總代理 / 信報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/ (02)365-1212 傳真 / (02)365-7979

香港總代理 / 有成書業有限公司 電話 / 558-0288 傳真 / 558-2101

法律顧問 / 王秀哲律師

排 版 / 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電話 / (02)776-1201

印 刷 / 優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/ (02)262-2379

1991(民80)年10月初版 1993(民82)年6月五版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295號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

(缺頁或破損的書，請寄回更換)

定價：每冊180元（平裝版全套72冊）

ISBN 957-32-1424-5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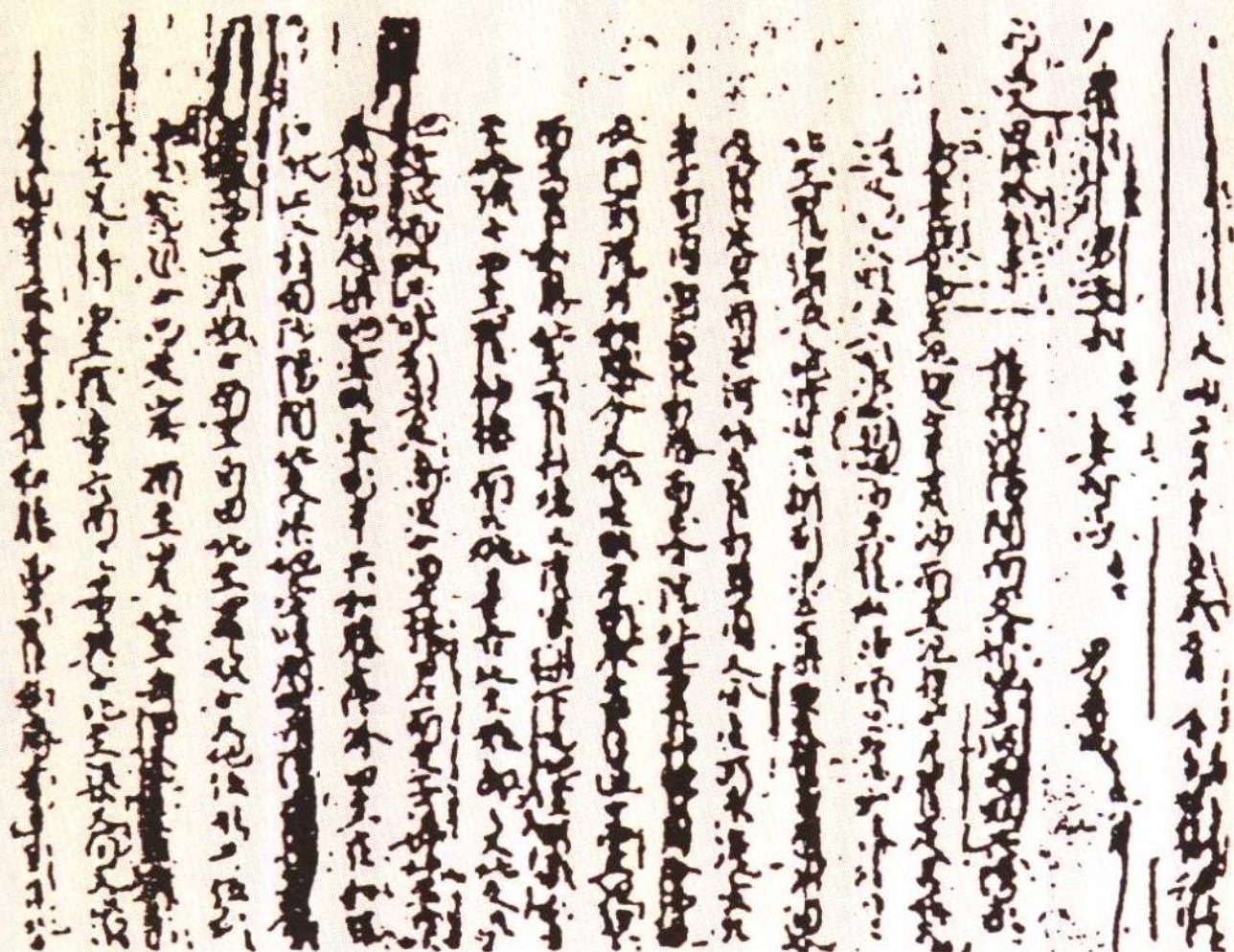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通鑑圖粹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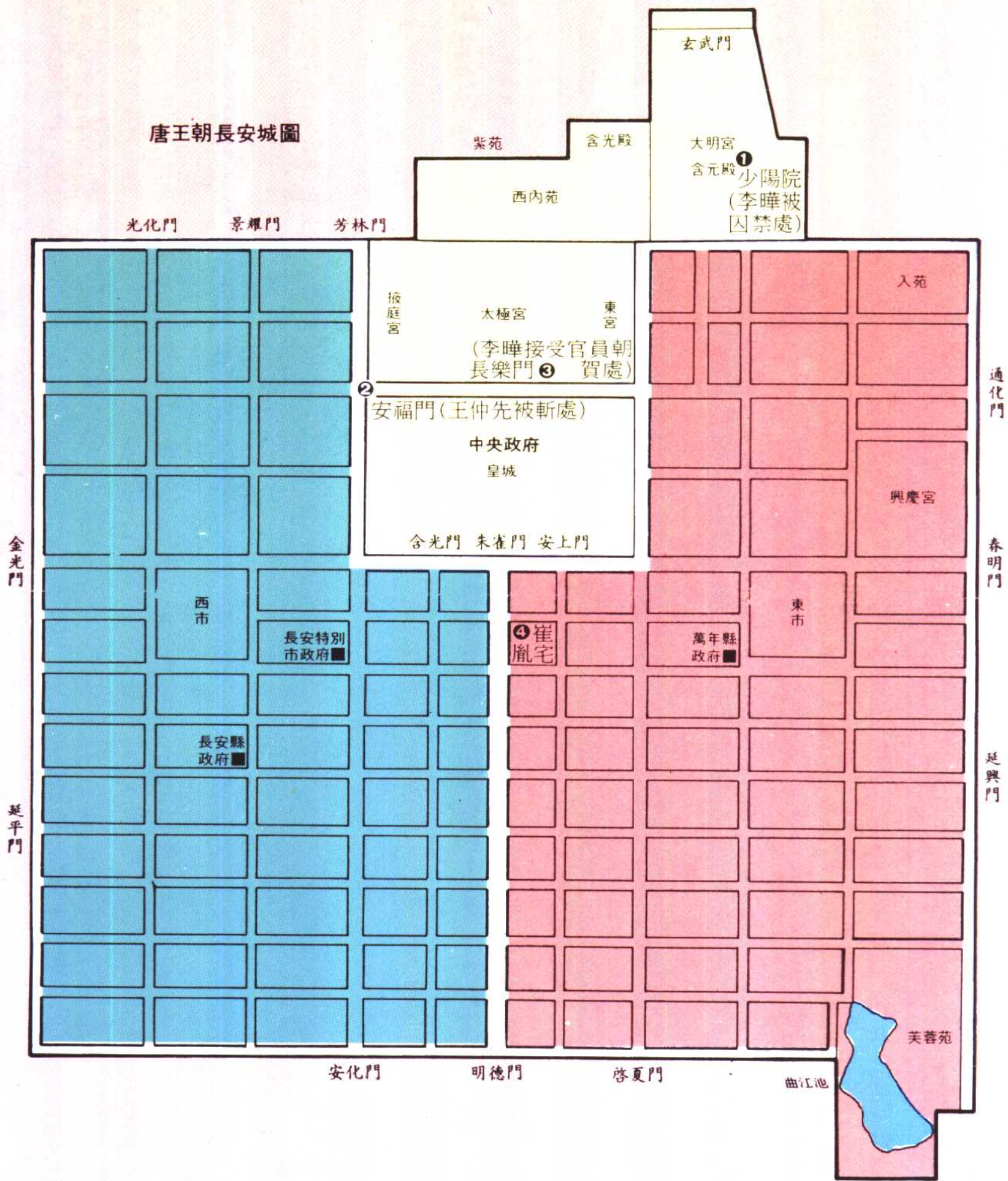
唐王朝因實行「徵兵」(府兵)，所以戶籍健全，但中葉以後，戰亂不斷，戶籍混亂。本圖是唐王朝末年的戶籍記載，文字已不可辨，只密密麻麻，給人的印象是：記載的項目很多，大概用作徵收捐稅的依據。

再見,關中!

秦川八百里(現今渭水盆地)，固若金湯，
主宰中國一一七一年，朱全忠火燒長安，唐亡，
「王氣已盡」，關中從此退出中國政治舞台，
永不能再居中樞！



唐王朝長安城圖



本圖為唐王朝首都稱京兆，京兆城中，另有兩縣，西稱長安縣，東稱萬年縣。在永別首都這個地位的前夕，我們再一次刊出它的全圖，並用兩種顏色分辨二縣，使讀者留下印象。從此，直到今天的陝西省西安市，景色不復當年，只長安縣仍在，萬年縣已杳。

讀通鑑二題

牧惠

隨著時光的流逝，厚今薄古的提倡，簡體字的大量乃至超前推廣，古文漸漸離人們越來越遠。讀完中學乃至讀完大學仍根本讀不懂古籍的，並不稀奇。即使我們這些上高中時選讀過古典文學作品，略識之乎者也的花甲老頭，讀起古書仍有吃力之感。因此，把古籍翻成白話的要求，十分迫切。五〇年代讀到過楊伯峻先生的《論語譯注》，是一本極嚴肅認真，很有學術價值的書，後來文革中批孔出的《論語批注》，則簡直是一種造孽。在這種氣氛下，有真材實學而又肯幹點實事如楊伯峻先生這樣的人，恐怕只好擲筆興嘆。對比之下，反而是台灣有所不同。其中一大工程就是柏楊先生的翻譯《資治通鑑》。這套書，中華書局出的文言文文本是二十大冊近萬頁，認真讀一遍，少說也得幾個月，何況把它翻譯過來？這套書將分爲七十二冊出版，柏楊這種毅

力，着實使人敬佩，是吃慣大鍋飯的我輩很難想像的。

〔柏楊版資治通鑑〕在大陸印行後，我在書店和托人去出版社分批買到前二十五冊。我曾讀過古文本〔資治通鑑〕；但讀白話文本仍饒有興趣。讀古文本時，難懂的地方和一些冗長的奏章，往往一跳而過，各種名稱的官員到底所司何事，也不甚了了，〔柏楊版〕替讀者搬去這些碍脚石。更讓人感興趣的是他不時發出的〈柏楊曰〉，對其人其事作風趣而又有獨到見解的評論，實際上是一則則精彩的論文。我曾為此編了一本〔柏楊鑒古錄〕，並不時地向來訪的青年朋友推薦這套書。

前些時一位青年朋友來訪，說這套書已出到三十六冊，他在書店一次買齊了。我根據他的線索到書店打了個轉，書不算便宜，三十六本將近人民幣一百元；但我在那裏只呆了十分鐘，就看到書店賣出兩套。

唐德宗這只「豬」

在對皇帝的稱呼上，我同柏楊有點小小分歧。長期的歷史原因，皇帝們的大號我們都習慣了，是什麼「祖」或什麼「宗」，加上他們的父親，大都喜歡給他們找一些生僻難唸的字來當名字，更讓人十分别扭。像唐德宗，他的名字叫李适，這個「适」字，如果不是柏楊注了音，我根本不